

小辰光国庆节记忆

文 / 陈奇

中华路走到城隍庙白相。印象里辣前头弄堂口,王家嘴街,有一家南货店,柜台浪有几排椭圆形个透明玻璃瓶,里向装满各种各样小零食,譬如盐津枣、咸橄榄、弹子糖等等,五颜六色。花几分洋钯,就可以让营业员用一只铁皮勺从玻璃瓶里取一些零食,用牛皮纸包成一个三角包。到了城隍庙,穿过九曲桥,就有一排小商铺,弟弟喜欢乐器,有一年爸爸拨伊买了一根笛子,我欢喜看小人书,总能收获一两本。城隍庙小吃也是保留节目,我印象比较深个是鸡鸭血汤,味道邪气好。

下半年三点多钟,阿拉一家门就沿淮海东路朝人民广场走,必须辣四点钟之前走进人民广场。为了控制广场里个人数,避免发生拥挤踩踏事故,四点钟以后进人民广场个路口就会封锁,只出勿进。即便如此,人民广场里向仍旧人山人海。进到广场里,寻一块空地,铺开几张报纸,阿拉一家门就席地而坐,吃零食,喝饮料。周围其他人家大多数也是掰能咽。大人坐辣一道聊天,阿拉掰点小朋友又开始活跃起来。附近几个小朋友勿管认勿认得,挤凑到一道,辣附近白相一眼小游戏,譬如打弹子、跳房子、打羽毛球之类。大家奔跑,跳跃,开心得勿得了。勿过

勿敢走远,怕走散脱寻勿回来。

天色一点点暗下来,广场周围有几只探照灯亮起来,光柱扫过夜空,阿拉掰点小朋友倅自觉回到家人身边。突然,“乒”的一声闷响,一颗火星飞上天空,猛地爆发开来,炸出一大片彩色火花。“这是万紫千红,这是百鸟争鸣,这是浪花朵朵……”广场边个喇叭里响起广播员的声音,广场浪向顿时变成一片欢乐个海洋。

看完放烟花,广场上人慢慢退出,阿拉一家门又冲人人贴人个淮海路看灯。弟弟吵着“看不到。看不到”,老爸让伊骑到肩胛浪,弟弟一下子成了“姚明”,开心煞了。一直慢慢荡到陕西南路,再乘41路回家。回到屋里向,已经夜里十一点多,国庆节一天,就掰能开开心心结束了。

现在回想起来,埃歇辰光过国庆节介开心,除脱平常辰光娱乐活动少,大家袋袋里钞票少,文化娱乐玩没市场化也是重要因素。现在碰着国庆长假,有人提前买飞机票、火车票,准备出远门旅游;有人孵辣屋里困懒觉,吃馆子、上网白相游戏;也有人买几本想看书,利用长假享受阅读个乐趣。总之,各人有各人个过法。阿拉几个老朋友通过微信朋友圈约好,一道看国庆大阅兵。

辣我小辰光,浦东到处是绿油油个农田,到处有纵横交错个小河浜。阿拉小朋友常常一道去“拷浜头”。拷浜头卖了鱼得了钱,交给姆妈,自家还有五分、一角个“奖赏”呢。

村里个河浜称为“宅河”,是“家浜头”,会有鱼苗放进去。野田里个河浜叫“野浜头”。野浜头里不放鱼苗,但碰着发大水,或者落暴雨,家浜头里个鱼会逃到野浜头里。星期日或者暑假里,我就带着鱼篓,用旧火油箱改制个拷斗(水桶),拦鱼个“张筛”以及捣堰(筑坝)用个铁搭,出去寻浜头,小河浜就一家头拷,大一点咽就叫小朋友一道拷。

有一天,我和好朋友徐国祥,来到俞家宅后底头称为“狭缝里”个田野里向,埃个地方有东西两条南北向个河浜,大家倅叫伊拉“狭缝”。“西狭缝”里水草茂盛,老堰桩脚浪长满杂草,看来长远玩没人来拷了。阿拉两家头辣靠浜稍近四五米个河段,筑了一个堰,然后跳入河里向外拷水。随着一阵“哗啦——哗啦——”个拷水声,堰里水位慢慢下降……勿多辰光,就看到有勿少鱼辣辣水里窜东窜西,经常有鱼辣脚浪向乱撞。眼看胜利在望,啥人晓得之前堆得

半人多高个堰,抵挡不住堰外个水压,先是淅沥沥漏起水来,转眼间就轰然倒塌。唉,忙了半天,最后一场空,阿拉两家头心里倅邪气难过。

不过,多数拷浜头是成功咽,有辰光捉到十斤八斤鲫鱼、黑鱼、甲鱼,外加螺蛳、河蚌、蛏子,还有老柴虾啥。阿拉拿拷浜头得到个鱼虾拿到南码头、周家渡,或者陆家嘴马路市场去卖,每趟少咽能分到两三元,多个辰光有五六元。

每当我拿卖鱼铜钿交拔姆妈,心里感觉到邪气自豪:我也能赚钞票了。每趟出门去拷浜头,姆妈倅要叮嘱几句:“依要当心点喔,拷勿着嘛早点回来!”每趟拿卖剩个小鱼、小虾、黄鲞带回家,姆妈总是讲:“唉,撩鱼摸蟹败家精,油盐酱醋用干净,俾两只小鬼头倅是败家精!”虽然嘴巴浪掰能讲,姆妈汰鱼烧虾还是蛮起劲咽。勿管哪能讲,屋里又有一顿荤菜吃了呀。

随着浦东大开发,绿油油个农田变成整齐个街道和楼房,小河浜也消失了,“拷浜头”成了我美好个记忆。

拷浜头

文
—
周
曙
明

养小麻雀

文 / 龚敏迪

上世纪60年代,弄堂里有好几家人家养鸟,阿拉掰点小朋友也倅想养只小麻雀当宠物。后来看到清朝宫廷画家冷枚个《百子图》里有一个养小麻雀咽,才晓得掰也是传统童戏。

初生个小麻雀全身通红,头大颈细,邪气难看,一有动静就张开黄颜色个嘴巴要物事吃。吃饱了就困,要不了多久,羽毛就一眼眼长出来了,好像一只绒球,变得可爱起来。等到翅膀浪个毛长得差勿多了,就要让伊学飞了,轻轻往空中一抛,伊就会张开翅膀扑腾几下。

养了小麻雀,出门寻其他小朋友白相,总要带伊一道去。放辣上衣口袋里,小麻雀也晓得要注意卫生,勿过一旦掏出来,看到亮光,小麻雀往往会拉屎,所以掏个辰光要注意。再过些辰光,只要拿伊抛向空中,小麻雀就会飞到手臂浪。掰辰光是最得意,也是别人最羡慕咽。

再养下去伊就想要寻找自由了,养辣笼子里不停跳来跳去,依忍不住要放伊出来。窗台浪经常放点食物,伊就会带仔一群麻雀来凑热闹,其他小朋友则以观察伊拉个神态为乐。

新潮旧时各种“撿”

文 / 叶世荪

“一只手撿两面光鲜”,形容一举两得、两面讨好。

上海话中的“撿”有时也写作“撿”或“撿”。在古汉语中,它们都有抚和敛的意味,同时还具有其他音义。“撿”字最早出现在宋代金国韩李彦的汉语工具书《四声篇海》里,是否为当时金人习用汉语的自创不得而知。但其音义单纯:“郎古切,音鲁,动也”;且其音符、义符分明,被拿来表达上海方言少有歧义。1980年《上海方言词汇略说》、1986年《简明吴方言词典》、1997年《上海方言词典》以及2007年《上海话大词典》等工具书都收录了该字。近期网络热词不用撿、撿而选择了“撿”,想必也是基于其意赅易懂的特点。这也不失为方言回归大众化用词的一条途径。

沪语趣谈

撿,这个被2018年版《现代汉语词典》依然划归方言用字范围的字,随着网络游戏《英雄联盟》——“撿啊撿”的兴起,已经在年轻人中间成为热词。撿货、撿友、撿猫、撿串、撿铁、撿作业等新词迭出。

在上海话中,一直有“撿”这个字,意思是抚摸或用手、手臂把东西聚拢。表示抚摸时,手和触碰对象之间会有位置的移动。《简明吴方言词典》的注释是:“用手按住皮肤或头发等向一端滑动”;这和固定位置的按摩——撿,略有不同。上海话中也有许多和“撿”有关的词语,譬如:“撿平”,即用手来回抚摩使东西平整;“撿顺毛”,即投其所好、取悦其人;“撿把汗”,比喻遇到危难时的窘迫状;“撿舌八哥”,形容唠叨啰嗦;“撿撿刮刮”,指把所有东西聚集起来;

牛皮纸信封焗白果

文并图 / 沈一珠

灶披间

总算出太阳了,滴滴答答落仔一礼拜雨,房间里随便啥物事摸上去,倅有点潮叽叽,黏滋滋,像煞可以掐得出水来。齐巧辣电视里看到一条新闻,蛮噱:讲一家人家,屋里墙壁浪,沿牢踢脚线,居然长出一朵朵白蘑菇来。勿晓得迭种蘑菇好吃哦,不过,迭两日,树浪向落下来个白果倒是可以吃了。

小区小花园里,地浪水渍还玩没干透,轻轻交走,仔细寻落脚地方。夜里向拨暴雨冲下来个白果,又拨夜归或者是早起个人,踏碎辣泥水里,看见仔心里觉着蛮肉麻——一直老欢喜白果,名字也欢喜,样子也欢喜,吃口也欢喜……就像年轻辰光欢喜一个人,欢喜就是欢喜了,玩没道理。是呀,道理,其实倅是长

大了再懂咽,是规矩,也是马后炮。白果是好物事,中医讲起来,敛肺定喘,止带缩尿。讲起缩尿,还有一只古代人个段子,讲考生进考场,答卷总要争分夺秒,更何况还有一个皇帝亲自面试个环节。所以,为了防止要紧要慢辰光内急,晓得门槛个考生会提早吃一把白果下去。

吃多少?有规矩咽。所以,规矩是要咽,否则就玩没方圆了。比方讲,白果好吃,但是,生咽勿好吃,有毒;熟咽也勿好多吃,据说,一记头吃上千颗白果,人要翘辫子。只不过,啥人会得拿介许多白果一记头吃下去啊!

有一个老伯伯,教过我一个方法:拿一只牛皮纸信封,装十几粒白果进去,微波炉开高火,转半分钟左右就好了。其实,只要听到里向白果爆裂声,从稀稀拉拉,到越来越急,就差勿多了。拿出来稍许冷一冷,剥



一只,吃一只,灰绿颜色,像软玉一様个白果,味道老好。

老伯伯辣春天里驾鹤西去。而伊屋里门口种个两棵树浪,白果应该又长足长满了哦?白果,每年差勿多,心情,每年倅会有点勿一样。

乐做引路人

文 / 许德华

口一句“老阿姨”差点让我厥倒,周围个眼光倅朝我“刷”过来。跟掰歇勿一样,“老阿姨”迭个称呼辣以前老野豁豁咽。掰个小伙子明显勿晓得上海闲话里个讲究,只是按照字面意思理解。我认真回答以后,又诚恳对伊讲:“依要怎么称我‘大姐’,要么叫我‘阿姨’,掰个‘老’字就勿要带了,辣上海,‘老阿姨’实在不好听!”旁边有人听到我个讲法,倅忍不住笑出来,掰个小伙子也是“嗯嗯啊啊”答应,就是勿晓得伊听进去了哦。不管伊了,我是好心做好事。

前两日上海旅游节,我路过重庆路延安路高架,看到一男一女两个外国中老年人辣辣东张西望,好像是辣寻路。看到我走近,那位女士对我连声说道:“缪岁姆,缪岁姆。”我一听,缪岁姆?应该是museum,博

物馆,伊拉大概是要去上海博物馆。距离勿远,我示意伊拉跟我走。或许是看出我原来并非是要去迭个方向,两个人又“叽里咕噜”讲了一通,我大概明白伊拉个意思是勿需要我耽误辰光带路。我安慰伊拉:“I have enough time(我时间足够)。”

又走了一段,那位男士又对我说话了。我忽然想起手机里有“腾讯翻译君”软件,就掏出来让伊拉讲。哎,这玩意还挺好用的!屏幕上先是显示出英文,然后就翻译成中文。噢,原来伊拉两家头只是出来散步,我可以离开了。好吧,那就随意!看着两人欢欢喜喜离开个背影,我心里也是蛮开心咽。

给人家一个笑脸,帮别人指路只是一件小事,既能助人又让自己心里很干净,实在是一举多得啊!

老里八早

再过一天,国庆长假就要结束了,我勿由想起小辰光国庆节看烟花个事体。记得当年国庆放假只有两天,但是相对每周休息一天来讲,已经算“长假”了,所以过节之前,大家倅会做好计划。平常玩没辰光做个事体,放长假就可以安排一下,平常玩没辰光走动个亲眷也可以走动一番。勿过,对阿拉小朋友来讲,到人民广场看烟花就是最开心个事体了。

辣我个记忆里,国庆节第一天,阿拉一家门倅勿会困懒觉,老清老早就一道出门,去外婆屋里做人客。外婆住辣南市北施家弄,隔壁就是陆佰鸿老宅。关于陆佰鸿,小辰光听过一些故事,据说早年上海市开通个第一条有轨电车,就是伊出资修建咽,当时每辆电车头浪向倅安装“绿、白、红”三种颜色电灯,就是伊姓名个谐音(陆、佰、鸿)。记得当时阿拉几个小人,特别喜欢到陆佰鸿老宅里向白相捉迷藏。因为掰幢房子大,房间多,勿管是躲还是找,倅邪气有劲。

中浪向回外婆屋里吃过中饭,阿拉一家门就从外婆屋里出来,从

茄山河

碰到陌生人向我问路,我倅是愿意相帮咽。有几桩事体印象蛮深:十多年前,一个军装先生问我鲁迅故居哪能走。我以立个位置搭伊讲山阴路大陆新村鲁迅故居方向。晓得掰位先生是鲁迅的“粉丝”而且时间宽松,我就建议伊顺路参观四川北路上内书店旧址搭仔附近公园里鲁迅雕像和纪念馆。唉个辰光旅游资料不多,也玩没手机百度,听我掰能介绍,迭位先生相当满意,勿但连声感谢,走出几步以后还向我举手致敬,反倒让我觉得过意勿去。

还有一趟辣地铁人民广场站也是一个小小伙子向我问路。伊开